

中國古代的小學教育

李廉方著

中國古代的小學教育

開封教育實驗區出版部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出版

中國古代的小學教育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出版

全一冊 定價壹角

著者 李廉方

出版 開封教育實驗區出版部

承印 開封新時代印刷局

代售 開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開封教育實驗區出版部
開封河道街

中國古代的小學教育

這篇文稿，本是應某雜誌的請求在某書坊出版。因為實驗工作太忙，無暇將中國小學教育完整寫出，僅作成古代小學一章，且係初稿，未加整理。中國自興學以來，極多歧誤，由於學者們只知有人不知有己，並不知如何適應本國歷史與社會，以求途徑。此文雖述中國古代，因為洞察世界教育之情弊，敘述較有斷制，而對中國教育史實，比他人或較知之真切。在國命如縷中如有覺得教育破產，此文或可發人深省。恐日久遺失，姑以付印，藉作文獻參考。

一。概論

教育的設施，和社會背景有關係的；社會背景又和遺傳風習有影響的。吾國學者談古，常有很矛盾的意見：一是盲目稱贊古代制度，一是任意批評古代事實。這兩種心理，在任何制度變遷過程中，都足以使新的建設，引入歧途。現在要說的，只是古代的小學教育。把未廢科舉以前，總稱古代，時代長遠，事實自多。這些事實，分載各書，互有發見或互有出入，不是可以任找一點材料，望文生義；必須網羅羣籍，考訂整理，才見精審。要從整體材料中，抽敘部分事實，使閱者得到完整的概念，更是一件難事。不過我是極力在這個方向，排除繁難，抽出觀點罷了。

二·三代以前的小學教育

通考附載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左學右學，周則東膠虞庠，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下庠西序左學

虞庠，小學也。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卽成均也，東膠卽東序也，瞽宗卽右學也。」（案禮書宋陳祥道作，凡一百五十卷。又「項氏松滋縣學記：有虞氏始卽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巽相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夏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

孟子盡心篇：「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二代共之。注：庠序校，鄉學也；學、國學也。」

王制：「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注：鄉、鄉學也；國、小學也；學、大學也。……」「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

，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皆學名也，上庠右學在西郊，下庠左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周立小學於西郊，東膠在國中王宮之東。」

上面所引，何謂大學，何謂小學，是各有專名的。只是有的國學和鄉學對舉，有的國學專指小學而言。這點混淆，因為三代各有大學小學，周朝並設三代之學，所在地方不同。統合大學小學稱國學，是別於鄉學而言，所以說學則三代共之。專稱小學爲國學，因爲虞夏小學是在國中，所以養於國和養於學並稱。

周代學制記載較詳，現在就小學教育，分國學鄉學二類，徵引事實。

屬於國學有下面記載：

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注：學、太學也

通考附載，禮書：「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內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

大戴禮：「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

尚書大傳：「使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焉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

內則：「子能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

，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

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學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

周禮：「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六儀。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大胥掌學士之版，小胥掌學士之徵令。……師氏居虎門之左，凡國之貴遊子弟遊焉。注：小學在虎門左。」

由上所記載，當時稱爲國學的小學教育，可考見的有數點：

一。小學爲直接升大學的預備，包括今日中等教育在內。這裏必須辨明的，就是小學入學究竟爲若干歲。大傳作十三歲，大戴禮及白虎通作八歲，二說不同，這由就學與入國學分別來說，便可明白。所謂八歲入小學，指已當就學年齡而言，天子之子和凡民之子無別，不過天子之子有保傅教於宮廷，凡民之子則教於家塾罷了。所謂十三歲入小學，指貴族子弟入王國小學而言，王國小學卽天子之學。內則規訂學程，至十有三年卽不分年，是一個很明顯的界限。所以必列十三歲入小學，通考按文亦說得明白：「公卿以下子弟年方童幼未便入天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傳，且學於家塾，直至十五方令入師氏所掌虎門小學。」證以大戴禮知妃色一語，亦當爲十三歲而非八歲。入小學的年歲已明，學記所指小成卽指小學畢業，大成卽指大學畢業，小學受業年限共有七年。由小學升大學，必拔取俊秀入選，「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卽爲升學而言，因爲王國的小學是在西郊的。所以小學爲直接升大學的預備，不是一種蒙學。蒙學不由國立而學於家塾，爲未入小學以前的教育，

合蒙學。小學並稱爲小學教育，也可以的。證以漢代設四姓小學，後魏宣武時，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都是爲升太學的預備。當時去古未遠，當和周代小學相近。

二·小學專爲貴族子弟而設，古書說到國學，往往連帶而說世子，或說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因爲這些子弟，都是生來具有治人資格的，必須入學才懂得怎樣治人。周禮敘述師保職掌，更可知國學是國子入的學校，國學是有天子立的小學在內，國子就是具有治人資格的貴族子弟，即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因爲小學在虎門左，師氏所居，來遊的明說是貴族子弟，和師氏教國子互相證明，便可知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是合大學小學而言，猶如前清初設管學大臣，主管大學堂，兼轄全國學務，師氏掌小學，教國子，這些國子，是預備升大學的，猶如前清京師管中小學的八旗學務處。不過樂師師氏等係以職守所掌才可爲人師；後世作教師的不一。

定是管學的官吏，却又不同。更有一個有力的證明，鄉論選士，司徒拔取秀的的選升太學，不經過王國小學一個階段。所以太學尚有普通人民的子弟入學習禮，不過選取優秀罷了。禮所謂凡民俊秀皆入學，就是指選士之秀升太學而言，猶如科舉憑才取士一樣。由這些證明，當時的王國小學，彷彿成了貴族的義務教育，也可說是特殊階級的唯一教育機關。至于學有定程，見於內則十有三年語中；歲有考校，見於學記小成語中；升有等差，見於文王世子進等語中。

屬於鄉學有下面紀載：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注：術、遂也。」

說文：「閭、巷門也。」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東西牆謂之序。」

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纓鉏已藏，祁

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子雁行。注：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

漢書食貨志：「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觀化焉。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待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

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注：習禮於太學。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注：朝、會也。」

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庠門之外」。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小司徒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里使各以教其所治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州長正月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族長月吉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由上所紀載，可知鄉學有蒙童教育和民衆教育兩種，正式稱爲鄉學的爲民衆教育。

一、蒙童教育，如大傳及食貨志所說皆是。學程如內則十有三年以前的規定，大概以洒掃應對進退的禮節爲重，兼及書計。後世儒家論幼學，都是遵循這樣軌範；孟子所謂易子而教，亦是本於十年出就外傳的意義。學塾是村莊合設的，略具公立性質，以致仕的鄉老充教師，不過非爲義務而由於資望信仰所取得，後世的私塾，就是鄉遂廢後的自然變相。

二。民衆教育，這異應該了解的，就是設立鄉學的意義和鄉學是怎樣的設施。說到鄉學設立的意義，從上面細繹國學的事實，凡民必是俊秀，纔能和貴族子弟同在大學受業；貴族子弟也必須在特設的小學裏學有所成，纔能以序進等。所以如是的，因為國學設立的目的，在求治人的學業，不是後世用選舉和科舉，藉養士開一條利祿的途徑，更不是今日設學校要替學生籌甚麼出路。所以貴族雖然占有治人的特殊地位，凡民俊秀在大學學成後，也同樣的去作官吏；但是根本上是爲國家如何求治，不是把官吏當作一種職業。那麼國學所學的治人工具，就和修身的工夫，成了合一的路線，也就是孔子所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一種意義。治人既沒有愚民的心理，又不是牢籠知識分子的政策，那麼人如何得治，最低限度也須了解政令，和政府合爲一體，才能體化行俗美，絕不是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一種誤解。因此國學以外，就有專爲人民設立鄉學的必要。說到鄉學是怎樣的設

施，政制上規定了致仕的鄉老施教，又有拔取俊秀升學的獎勵，在當時耕織自給的社會，人民自然有餘力來設學塾。關於日常生活必需的書計技能和尋常禮節，人民在十三歲以前，大概在學塾裏業經習過了。政府所注意的，只是政令設施如何推行盡利，不可不有一種教育，這是所謂政教合一，也可說是民衆教育的方針。當時社會較爲簡單，教民以政，自不必像預備升大學的小學一樣的設施。所以鄉學設施，以庠序爲中心，董仲舒所謂「古之王者設庠序以化於邑」便是。他的功用和小學相似。因爲當時所謂學，只是德行道藝，藝不過是樂舞射御，只有德行與年俱進，必到成童才能確定，所以貴族子弟升太學要在小學預備多年，普通人民太多，不能像貴族子弟，盡量收納到小學中，嚴格訓練，只是定期集合，作一種示範演習，年月積久，自有特殊出衆的人才表現出來。因此鄉得以舉秀士升於司徒，司徒舉選士升於太學，彷彿有歐洲雙軌制的意義，所以庠序施教，沒有學程，沒有誦習，只是定

期。讀。法。觀。禮。使。民。衆。因。時。因。事。得。到。觀。感。親。賢。尊。長。尚。有。功。對。政。令。能。彀。推。行。化。民。成。俗。並。藉。種。種。集。會。官。府。拔。取。俊。秀。有。一。種。親。切。的。考。察。因。爲。鄉。帥。鄉。大。夫。州。長。黨。正。等。治。民。不。只。是。發。號。施。令。而。是。以。政。教。民。事。事。都。是。上。行。下。效。詩。經。說。道：「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說：「敬慎威儀，惟民之則。」這不是官樣文章，像後世贊美政府，只作文字的宣傳；而是官師合一中以政教民的典型。所以庠主於養老，凡耆老集會和鄉飲酒，必在庠中舉行。序主於觀禮，鄉射，鄉飲酒，就是使民興禮的。因爲序有堂無室，便於射和習禮，所以鄉遂都有序。

到了周衰的時候，禮壞樂崩，政令廢弛，國學廢了，貴族衰微了，鄉學也不舉行觀禮讀法了。所以鄭國子產議毀鄉校，其實庠序早已廢了。鄉學既廢，俊秀自然無從升學，且無學可升，童蒙教育因此也沒有鄉老施教了。自此以後，官失職守，民間殘餘的學塾，不足以成德達材，於是有道學者，以講學號召生徒，成爲後來私人設塾授課的張本。

，政和教分，官和師也不同途了。尤其小學教育，在未有西式學校以前，完全由私塾傳授，並不純粹是講學意義。

總括來說，有三點值得注意：

一、政府設學，是從整體的人民着眼。王國小學和太學是教練所，鄉學是感化所，所以成均和庠序看作同等重要的設置。

二、學程惟有道德和技能，尤其道德更爲注重。怎樣學就是怎樣去做，使身心能穀和諧。治人工具如此，被治的工具也是如此，所以禮樂爲當時教育的唯一工具。

三、等於現在小學的蒙學，不在政府設學範圍以內，却很注意人人入學。貴族有能力來教子弟，只限定正式入小學的學年。民間蒙學，却有塾的規定，就是閭有。

門，塾在門側。閭里有門，在漢代猶有遺跡，史稱石慶入里門，是一個證據。

三·選舉時代的小學教育

漢以秦皇焚書坑儒爲戒，於是優禮老儒，傳習經書，這自然是創國立業的一件首先要做的事。不過古代設學立教，主要目的不在養士。到了漢朝，以養士爲唯一政策，另開選舉一途來取士。所以開始興學並不設校，只是以通經最多的爲博士，擇民十八以上儀狀端正的補博士弟子，郡國有敬長上順鄉里的，亦得由地方官送來受業。（武帝）這樣一來，升大學的預備，用不着像古代設甚麼小學了，這是如何省事省費的一種取巧辦法。後來仿古制建修明堂辟雍靈台（光武），成立了堂皇的大學，只是點綴太平花樣，並不是以學校爲治化淵源。因爲教育要建設在整個社會裏面，只爲養士，自然惟有專設大學。

最是合式，那麼學校就是利祿的唯一製造機關。雖然廣置學官，郡國稱學，侯國稱校，校學設經師一人；鄉稱庠，聚稱序，庠序設孝經師一人。（平帝）。只是推崇儒術的倡導，沒有具備學校形式，像古代鄉學歲時集會，能使人民有實地觀感。所謂以庠序爲學，不過用古時名稱罷了。雖然爲四姓小侯開小學，置五經師（明帝），也不是古代王國小學爲全體貴族子弟預備升學的遺意。總之小學和等於小學的鄉學，都可不設，是選舉和學校分途的原因，也就是重養士而不重教民的結果。還有一點必須說的，就是國學設在京師，地方的學和國學分立，不是爲升學預備，只是地位不同，覺得比國學要低一等罷了。

三國六朝，沿襲漢制，人才不必由學校出來，升學預備不需設置，民衆教育全然沒有；以致選舉流弊，形成了九品中正一途。（魏文帝）徒爲本地方在政府有地位的人們，假藉清議，樹黨營私，造成一種禍國殃民的士族——上品無寒士，下品無高門，鬧得中

原。鼎。沸。僅有後魏立太學，樹小學於四門，郡分大中小立鄉學，尙稱頌一時，然已不是古代設小學和鄉學的意思。

四·科舉時代的小學教育

隋唐以後，更貫徹了取士養士的傳統政策，因爲從前選舉的路太走不通，改用科舉取士；由這制度產生的流毒，足足一千三百年，至今還洗不淸哩。這不在本書範圍，不詳說，他們設學，也是拋開了小學一條路，拿不必有校的地方學當作鄉學。隋煬帝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唐代地方的學，都督府大中小，州縣分上中下，規定師生額數，可注意的，就是各州都設醫學。宋在各州學外設書院，學才有校而不是官署，元明清相沿不改。宋神宗在京師立小學，徽宗推廣爲十齋，八歲至十二歲入學的近千人。明設社學，呂坤爲少司寇，訂有社學規約，功用和朱子小集注相等。然而一般的教育傾向；隨科舉。

風氣爲轉移；入塾讀書，便帶着爲科舉預備的色彩；就是書院挂着講學招牌，也要作舉業工夫。朱熹學校貢舉私議「掌其教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隽於場屋者耳」說得很明白。

總之設立學校，作爲粉飾或利用政策，就使依照古來制度，也是利少害多。如果取古來制度的精神，那設施和內容，儘可隨時代變遷，不必拘守一定程序。從來設學，都是誤在形式上復古，沒有取古來制度的精神，作時代的運用，所以一切設施和議論，不是走不通，就變成利用政策。因爲古時官與師合，是官都可爲師，不是把師當作官做。政與教合，是政必依教而行，不是把教當作政看。這個意義，呂東萊已經說過。水心葉氏有言「漢以後傳經師章句而已，材者由於學則枉以壞，不材者由於學則擢以成。教之無本而不行，取之雖驟而不獲，則學之盛衰，蓋未易言也。」這幾句話，可謂深切透明極了。

至於教育有一個古今不變的原則，就是如何由教育達到利民的工具，這裏自然有個程序，完成這個工具，在高等教育，亦可說是大學；樹立這個基礎，就在普及適應的初等教育，亦可說是小學，小學實包括兒童和民衆兩部分。不從適應和普及方面做起並推動，高等教育就易變爲利用工具，或者是剝削平民的工具。小學不是適應的教育，就使普及，也沒有甚麼用處。古時初設學校，了解這個意義，所以可貴。到了時代變遷而不知改進，所以終於毀滅。由漢到今，把最初設學的意義完全失掉了，只是拿利祿來獎勵，選舉和科舉，固然流弊無窮；如果學校是科舉變相的目的，恐怕要和九品中正制度一樣，進到上品無寒士下品無高門的地步；小學教育不過爲那些逼到下品的人們找飯碗罷了，大家看看近來趨勢，也該反省吧。

五·歷代的學塾概況

上面說漢到科舉未廢前的教育，都是政府方面的設置，幾乎看不出小學教育是怎麼一回事。因為蒙學部分，最初已劃分出來。自漢以來，政府只是用養士取士的政策，來提倡民間教育，凡是有志作士的和跟着士來學的，都成了民間學塾的任務。這裏範圍很廣，有牽涉到成人學業的，不過蒙學全包在內。蒙學原不劃定年限，但最古小學，是以十三歲以前爲蒙學的。朱子論定程董學則，陳宏謀稱爲十年出就外傅以上的事。陸桴亭論小學，從十五歲前後分劃階段，謂十五以前，多記性，少悟性；十五後，多悟性，少記性。程端禮規定分年讀書日程，也是把十五歲以前劃一階段，這和孔子十五志學的話恰相印證。蒙學年限，不必管他。若問兒童在蒙塾繼續若干年，純看塾師學問如何。我是注意兒童初入學讀書的事情，搜輯材料的。友人孟憲承教授編中國教育史說道：「民間的家塾的課程和教法如何材料非常貧乏，這是我們今日寫中國教育史最感苦悶的，」這是很誠懇的話。其餘的人，不知從那裏找材料，隨便抹煞，竟有把殘餘不堪的私塾，當作寫真，未免不符事實。我說這句話，並不是替私塾辨護，是感慨一般趨新的不徹底

，和攻擊舊的不徹底，具同一淺陋的見解，滔滔皆是。所以不憚煩瑣，把我所聞的，見的，身受的事實，以及記載有論及或可推及的材料，摘要紀述，並且提出微旨，或者在教育史上也可作文獻看吧。

一。課程方面 這是紀載上較有考證的，似乎和現代課程沒有甚麼比較作用，不過從沿革損益的陳迹，尋出一條線索，很可作史料的研究。漢去周代不遠，蒙學所習，當然爲幼儀和書數，書尤注重，這是古代六藝流爲注重文字學習的一個轉變。漢書藝文志以弟子職附孝經，特列小學一門，彙輯六書書目。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才得爲史；又試以六體，最優的作尚書御史史令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便舉劾。史游急就篇，專爲童蒙識字而作；北齊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讀經書正文，當亦從漢時漸成風氣，不過書無定本，亦不限讀何經。漢魏以來，十二歲以下通經爲童子郎的頗多。因爲書籍經秦火以後，傳習經文，最爲重要。兒童記

性最強，稍稍識字，從師口授經文，事亦甚便。所以初學讀書，用口耳，重記誦，或爲主要學習，在當時是事實。不得不然；後代習爲常例，那就成了問題。由識字進於寫字，以至練習楷書，作小學課程，當在魏晉以後漸盛，至唐最盛。因爲紙在後漢才發明，書法則晉人多有論述。唐人多工楷書，爲歷代冠，國學列書法爲專門，科舉有明字專試。寫字本爲初學易習的事，一代風氣所趨，當更重視。唐代學校分五經爲大中小三類，孝經論語爲兼習，童子科十歲以下通一經及孝經論語誦文十道，予官，可見以孝經論語爲初學必讀而且比五經要先讀的書，當從唐始。又初學讀經數部以後，兼看史書及類書，亦當自唐代成爲風氣。這由科舉中有開元禮史科等專試，可以推想而及；尤其專爲兒童作蒙求的類書，見於史志書目，自唐以來，多可考見。這件事和歐洲創教科書體教小學有點相似，用途等於現今補助讀本。所以通人不取的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等，皆宋以前所作，普遍於後世私塾以內。唐以後無大變更，惟宋熙寧以後，科舉以論語孟子爲兼經，於是四書五經，成爲初學。

通讀的書。宋儒講理學，對於蒙以養正，頗爲重視。朱子以小學配大學，搜輯傳記，作小學集注，把日常實踐的行動，從書本上玩味體會，卽是以口耳的收穫，供滋養身心的食糧，和古代習禮樂以了解儀節，已不能相提並論。不過要從兒童生活裏探索，作爲讀本的資料，他和作蒙求的人們，業已略知其意了。明陸桴亭有一段話：「文公所集，多窮理之事，近於大學。又所集之語，多出四書五經，讀者以爲重複。且類引多古禮，不諧今俗；開卷多難字，不便童子，此小學所以多廢也。愚意小兒五六歲時，語音未朗，未能便讀長句，竊欲仿明道之意，採輯禮經中曲禮幼儀，參以近禮，擇其可通行者編成一書，或三字，或五字，節爲韻語，務令易曉。俾之卽讀卽教，如頭容正卽教之端正頭項；手容恭卽教之整齊手足。」宋陳淳的小學詩禮，就是這個意義。四書五經以外，還有許多蒙學用本，大部分見於紀載的，有的是目錄稱爲蒙學用本，有的我見學塾作爲用本的。至於紀載不錄，只是我見學塾作爲用本的，都寫在下面。

這些用本，可分爲文字、幼儀、史事三類，都是清光緒以前的所作，可以說是距今六十年以前編的補助讀本。作者見解，大概有三種理由：一、經書文句不便蒙童誦習，所以這些冊子多用韻語，或者語句較短。二、經文意義深奧，或偏於成人方面，不易影響於童子日常行動。三、經書語多抽象，不盡適於工具的應用。但是經書又不可不讀，所以編些蒙求冊子，作爲補助。猶之現在教科書不適於兒童誦習，另編補助讀本，有同樣情事。現代人看了這舊時學塾用本，一定看作同經書一樣無味，其實現在補助讀本何嘗不同教科書一樣無味。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可惜人的惰性太大了。

最早的一書，當推史游急就篇。弟子職雖爲管子一篇，仍係後人僞作。莊述祖作集解，王筠作正音，洪頤煊作義證。舊多單行本，學塾用作讀本。

千字文 梁周興嗣撰，陳智永和尙用楷行草三體書八百份分贈長江一帶寺廟，今

尚有不同樣的數種原搨本行世，舊時多由塾師照原文自書影本。

初學記 唐徐堅等撰，唐書藝文志載元宗事類一百三十卷，初學記三十卷。注曰

：張說類輯要事以教諸王，徐堅等分輯，清內府有刊本。

李氏蒙求 晉李瀚撰，陳振孫書錄解稱有徐子光補注。書目答問列爲童蒙幼學用

本，稱後唐李瀚撰，宋徐子光注，鄉塾難得，川省仿印，楊迦擇補注亦可。

忠經 原書題漢馬融撰，崇文總目始列名，四庫提要斷爲宋人僞作，清代坊本附

刊於小學集注後。

十七史蒙求 宋王令撰，書目答問列爲童蒙幼學用書。

兩漢蒙求 宋劉班撰，仿李瀚體，取兩漢事編成韻語，取便鄉塾誦習，見四庫提

要。

小學集注 宋朱熹撰，內篇四，外篇二，共六篇，皆幼儀的故聞與格言，自序稱蒐輯以授童蒙。元明清政府視與經書並重，今通行本尚多。

朱子治家格言 朱子文集不載，但坊間多印成小冊，清陳宏謀稱成童可讀，列入養正遺規。

朱子童蒙須知 凡五項，見養正遺規。宋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謂宜貼在壁上，飯後記說一遍。

少儀外傳 宋呂祖謙撰，採輯舊聞，體例和朱子小學集注相似，四庫提要稱爲訓課幼學而設。

童蒙訓 宋呂本中撰，朱子答呂祖謙書，引舍人丈著童蒙訓論詩文事，四庫提要稱爲家塾訓蒙本。

續千文

宋侍其良器撰，取周興嗣千字文未有的字，編成四言韻語，見四庫提要。

姓氏急就篇

宋王應麟撰，仿史游急就篇，以姓氏各字排纂成章，頗便記誦，見四

庫提要。

家範

宋司馬光撰，雜採史事，與朱子小學體例小異，用意略同，見四庫提要。

北漢字義

宋陳淳撰，以四書字義分二十六門論列，大旨與字訓同，見四庫提

要。

三字經

相傳王應麟撰，私塾作為初入學讀本，明代已然。呂坤社學規約，規定

八歲以下必當先讀。

百家姓

姓從趙起，相傳宋人作，舊時學塾初入學時習字，多用原文，明代已然

。呂坤社學規約，規定八歲以下必當先讀。

千家詩 宋劉克莊編 舊時學塾讀書一二年後，卽有選讀，呂坤社學規約列爲讀四書以前的讀物。

性理字訓 宋程端蒙撰，程若庸補輯，仿李瀚蒙求，以四字爲句，但不叶韻。四庫提要以爲淺陋，斷爲村塾學究託名。但程端禮與端蒙同時，他著的分年讀書日程，定八歲未入學前讀性理字訓。又趙沔答汪德懋疑問書，稱字訓爲初學而設。

小學詩禮 宋陳淳撰，輯少儀內則所說，編爲五言韻語，以便童子諷誦，原文見養正遺規。

純正蒙求 元胡炳文撰，四庫提要稱「是書集古嘉言善行，各以四字屬對成文，自注出處於下，所載皆有裨幼學之事。」

六藝綱目

元舒天民撰，取周禮六藝之文，因鄭注標爲條目，編爲四言韻語，四庫提要稱條析詳明，書目答問列爲童蒙幼學用書。

廣蒙求

明姚光祚撰，見續通志。

幼儀雜箴

明方孝孺撰，凡三十則，見養正遺規。

小兒語

明呂近溪輯，原文見養正遺規。

續小兒語

明呂坤輯，原文見養正遺規。

人譜

明劉宗周撰，集古人嘉言懿行，分類輯錄，詞多平實淺顯，四庫提要稱爲主於啓迪初學，奏定章程定爲初小修身用書。

儀禮韻言

清檀萃撰，取經義編爲四言韻語，注解明白。書目答問稱「童蒙未讀經典之先，令熟此編，他日讀儀禮亦較易，卽不讀亦知梗概矣。」

聚課瓊林詩對

四庫提要「不列撰人名氏，以淺俗對句分類編次，每類又分一字

二字三字四字等目，蓋村塾課蒙之作。」我幼時在學塾中曾看過這樣相似的讀物，但書名已不記憶了。

三才略

不詳何人作，分恆星圖，步天歌，地球圖，輿地略，歷代統圖，讀史論

略等，書目答問稱「上海新刻最佳，不惟童蒙，凡學人皆不可不一覽。」

文字蒙求

清王棻友撰

龍文鞭影

明蕭良有輯，楊臣諍增訂。

幼學瓊林

程允升輯，周梧岡補。

千家姓文

清崔冕撰，以村塾所傳百家姓，語無文義，因取史傳複姓三十四，單姓九百七十二，聯屬爲文，見四庫提要。

六言雜字

就宮室、食品、用具等，編成六言，和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等同樣爲

私塾通用。

增廣雜字

舊時粗識字的成人多喜讀。

鑑略妥註

從上古至明的史鑑要事，編成五言，我幼時在學塾看過。

女孩專讀的書很少，大部分和男孩讀書相同。據我所見，世俗通用的有兩種：先讀的爲女兒經，仿三字經體。次讀女四書，這是仿刻本，彙輯古人所作，計有女誠，漢班昭作；女論語，唐宮師宋若昭作；內訓，明仁孝文皇后作；女範，清王節婦作，陳氏教女遺規，更有蔡中郎女訓，呂近溪女小兒語，呂坤閏範，王孟箕家訓，溫氏母訓，史搢臣願體集，唐翼修人生必讀書等，鄉塾不易見。又宋伯益有訓女蒙求，以四言韻語，類輯婦女事蹟，語皆習見，見四庫提要。

讀書分配次第，舊時學塾極不一致。據我所見，鄉間一般學塾多是開始讀三字經，次讀四書，後讀五經，經書都是只讀正文的，大約先讀詩經，以後次第，便不一致，禮多有不讀，即讀只讀禮記，不讀周禮儀禮。因為當時府州縣考試以試四書文為主，五經試題，鄉試才用，然亦看得不甚重要，可見民間讀書，是隨科舉風氣為轉移的。至於真正讀書人家，稍有區別。現在從養正遺規所彙輯的，摘要錄出，以見一斑。

唐翼修的主張——三四歲即用小木塊方寸許四方者千塊，漆好，朱書千字文。每塊一字，盛以木匣，令每日識十字或三五字。後令其湊集成句讀之，或聚或散，聽其玩耍，則識認是真，如資質聰慧，百日可以識完，再加以三字經千家詩等書，一年可識一二千字。從師入塾，以五六歲為率，讀半年小書，便可讀四書。讀四書時，即逐字逐句講，如俗語一般，使知書如說話。讀經有暇，當與調聲叶韻，

講解故事。

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未入學前，日讀性理字訓三五段，代替世俗蒙求千字文；又以童蒙須知貼壁，飯後記說一段。自八歲至十五歲前，小學習畢，次讀大學經傳正文，次讀論語正文，次論孟子正文，次讀中庸正文，次讀孝經，次讀書正文，次讀詩正文，次讀儀禮禮記正文，次讀春秋經並三傳正文。日止讀一書，自一二百字增至六七百字。大抵終日讀誦不惟困其精神，且致習爲迂緩，以待日暮。法當才讀數遍，卽暫歇少時。

小學習寫字，必於四日內，以一日令影寫智永千文楷字。如童稚初寫，先以子昂所展千文大字爲格影。寫一遍過，却用智永本影寫。每字本一紙，影寫十紙。止令影寫，不得惜紙於空處令自寫，以致走樣。如此影寫千文足後，歇讀書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寫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影寫之後，又使對臨

，以全日之力，如此寫一二月，他日方能寫多，運筆如飛，永不走樣。用筆之法、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

陸桴亭的主張——自五歲至十五歲當讀書：小學、四書、五經、周禮、太極通書西銘、綱目、古文、古詩、各家歌訣。

二·設置方面 當學制未頒行以前，據我所見，當時任何村莊，不設學塾的很少。任何勞苦民衆的子弟，不上一二年學的也很少。這樣的學塾，大概分爲三種：

1. 家塾 是仕宦和有錢的人家設的，費用由東家獨自擔負，請的先生比較有名，學塾和先生住處，就在東家的宅內或特設學屋。戚友或鄰居的子弟，經東家允許，可以附學；且有約窮家聰明子弟，供給火食來附學的。因爲他們希望自己子弟學問上進，不只要明師指導，還要益友輔助；而且藉此得到提攜後進的美名。原來將相本無種，富貴不是有錢有勢的人家獨享特權，由國家建制，構成了社。

會的一種普遍心理。所以往時許多名人，因為附學得到資助，才造成他的學業。

2. 私塾 大概係未入仕途的生童私自設立的，學塾多半設在他的家裏。這是要收學費的，不過窮富不等。亦有學生特別聰明而家太窮苦，先生料到這學生將來定有出息，圖他將來報答或照應後輩，不收學費，這樣事實，也是很多。

3. 義學 這在城市有同行幫或同街坊而合設的，在鄉間有同族或同村而合設的，都有固定基金或財產，可供學費；凡在設學範圍以內的子弟，都不收費；但殷實之家，或者額外另送先生的束脩。亦有私人捐款設立義學，專為窮民子弟不納費入學的。義學請的先生，多數不佳，因為義學經費，大半不多，收學生又有限制範圍，如果先生能力，比較能招徠學生，仍以設館授徒，覺得方便。

這三種學塾，自是私塾最多。私塾所以易於普遍設立的，因為科舉制度，不限制習舉業的場所和年限，和現在學校畢業的規定不同。科舉是一經考取，青雲直上，就

入仕途；考不取的，到了試期，總可應試。所以這般未入仕途的讀書人，多是在家設館授徒，並不一定要有公家房屋才可設館，更談不到學者們所定最低限度的設備了。他們一面教蒙館，一面自己自修，準備下次應試；或者從大館的名師問學，兩不相妨。並且在家設館，可以兼理家事。有些讀書未通，自信不能應試的，在沒有較好學塾的地方，也招幾個生徒來教，收點學費，補助家用，這是往時三家村塾常見的。總之學塾是家長擇師教子弟，不是學校限制收學生。先生全靠教學的勤惰和良否，自然取得社會信用；不是靠資格和政府的威力，來成立學校，更用不着督學官來考核。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招收生徒，不是施行甚麼班級制，人數多少和程度參差，不成問題，因此很小的村莊，都可設館。那稍稍殷實的人家，縱然沒有獨設家塾的能力，却可聯合起來量力分擔，維持一個蒙館先生的歲費。那窮家小戶，隨意湊幾個錢，就可把不能操作的小兒小女，送到學塾，省得自己來管束；最窮的人家，七八歲以前上學，最爲合算。或者希望子弟顯達，必須讀書，也易從節衣縮

食裏供應得來。所以不論貧富貴賤，都可入學，就是學塾設置，多是由有錢的人自然擔負，不用強迫，也不用籌公款啦。

三·教學方面 學塾沒有學級編制，沒有教學程序，方式止於講解背誦，可以說是簡陋極了。正惟其簡陋，走不上虛浮的道上去，倒還直捷了當，不像現在班級制用齊一的課本和進度，以及啓發式的形式過程，用得不太正確，走入虛浮道上，產生了許多人爲的拘束和浪費。試舉數點，各讀各的書，例如開始讀書，有讀四書的，有讀龍文鞭影的，有讀鑑略的，家長可以自己意思指定，這是第一點。各依自己資質取得進步，有半年讀數冊的，也有讀不及一冊的，彼此不相牽掣。那升級降級所招的惡果，不會發生，更沒有甚麼開除的事實。如果特別聰明，入學兩三年，就讀了十餘萬的書冊，作數百字文章，國文和史地，有的比現在高小初中的成績還好，這是第二點。歐陽文忠曾有一個計算「今取孝經論語孟子六經，以字計之。孝經

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一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止以中才爲準，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可畢。』更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先生就各個當前所需要的分別指導，不說空話；學生就當前迫切來問來聽講，不聽不相干的話，這是第三點。課程固然不合，但做人工夫，和用世工具，學習時很融合，應用時沒有矛盾，這是第四點。

以上抽舉事實，並不是推崇古制，而是針對現代教育而發，使保存國粹的，或澈底歐化的人們，都要從制度的精神上體會，不要專在形式上講求，這才是編者的微旨。

